

3年相亲689次

有人羞于提起,甚至不好意思的相亲,到了公务员张徐阳那儿,俨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跟吃饭、睡觉一样自然。当相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爱情是否真会到来?

3年相亲689次,是怎样一个概念?

“平均1.5天见一个。”张徐阳摸着脑袋笑。不信?他给记者摊开一本花名册,厚厚一叠,密密麻麻登记着姓名、年龄、经济状况,还包括身材……全是他3年来见过的女孩。“基本上涵盖了中国所有行业,甚至还包括工程师、养殖鳄鱼这样的偏门。”

当相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真爱是否会很快来临?

相中后的失落

张徐阳念念不忘的是他的“第一次”——2007年,他29岁,刚从部队转业到某机关单位,事业正好,情感上却一片空窗。

“小张,年纪不小,该解决一下个人问题了。”领导的劝慰让他心动,孤单的生活也让他不甘寂寞。不久,他便参加了一个万人相亲聚会。

原是初试身手,没想到第一次,他就相中了。女孩是一名南航的空乘人员。女方母亲对张徐阳的个人条件很满意,二人很快就交往起来。那段时间,张徐阳像捡到宝一样:“我29岁,人家才22。我要好好珍惜她。”

恋爱很快戛然而止。

一天,女孩打来电话:“出来,我要请你吃饭。”牛排端上来后,女孩一下子倒在他的肩膀上哭起来:“前男友找我和好了……”从喜到悲,仿佛就是一秒钟的事。后面的句子,张徐阳听不清了,只觉得心碎。

这一次相亲经历给他留下了美好回忆,也留下了至今未愈的后遗症。“我后来见女孩都要跟她比一比,再没遇到一个比她更优秀的。”张徐阳叹息着说。

有没有靠谱的人

相亲三年间,张徐阳见过的女人形形色色。

一次,亲戚介绍给他一个语文教师,长相挺好。聊到下午四五点钟,老师说:“我表姐刚结婚,咱去看看新房吧。”张徐阳说好。

他俩钻进一辆出租车的后排。出发不久,她“啪”地一

一个男人和他的动物园

本杰明·梅是英国《卫报》的专栏作家,妻子凯瑟琳在另一家杂志做艺术总监,膝下一双可爱的儿女——儿子米卢和女儿艾拉,是典型的中产家庭,过着“有三明治面包、奶酪和美酒佳酿相伴的生活”。

2004年,妻子查出罹患脑癌,不久之后,父亲也告辞世。悲伤之余,本杰明决定改变生活。他说服母亲卖掉伦敦郊区的房子,又说服妻子,把在法国南部购置的用来度假的谷仓卖掉。他看中了正在出售的位于英国西南部德文郡的达特穆尔动物园。同事们都觉得他疯了。最初,他出价120万英镑,遭到卖方拒绝,于是他游说其他兄弟姐妹,要把它当做一桩家族生意。也许家人都有着类似的疯狂基因,最终他如愿成了动物园的新主人,并下定决心把这个濒临荒废的野生动物园改造成现代化的教育和游览园区,还换了一个更加正经的名字——达特穆尔动物学公园。

此时,地方议会刚刚取缔了动物园的执照,他们认为园内的人行道存在安全隐患,配套设施也不完善。本杰明还来不及品尝乔迁新居的喜悦,就必须着手处理一个又一个麻烦。

有些麻烦来自社会,比如重新申请营业执照、规划园区、管理财务(包括55万英镑的贷款)。另一些问题则是动物世界里的矛盾,比如调停长尾猴之间的战争、躲避豪猪的尖刺、帮美洲豹看牙、追回一头逃出栖地栅栏的花豹,还要对付闯进办公室的蝎子,悠然滑过的毒蛇,更别提那些难以阻挡的昆虫。

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整理、翻新整个动物园的设施,耗资50万英镑,妻子却在2007年年初过世。几个月后,动物园终于重新开张。维护动物园运行开支巨大,每年需要吸引6万名游客参观,才能实现收支平衡。事实上,从开张的第一天起,投资的经济回报便显得岌岌可危。

本杰明说:“我以为我将改变它们的生活,最后它们却拯救了我。”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第16期 佚名/文)



走、创造美丽新世界的故事通常是最能引起公众共鸣的题材。尤其在现代社会,人们或多或少都遭遇着和本杰明相似的生存危机——身体和心灵双重不健康,如何自我救赎成了一个大问题。

2007年,BBC在他的动物园拍摄了4集电视纪录片,一炮而红。随后,本杰明把自己的动物园奇遇写成了一本书,名字就叫《我家买了座动物园》。2008年,20世纪福克斯公司看中了他的书,由卡梅伦·克罗执导,马特·达蒙、斯嘉丽·约翰逊领衔主演的好莱坞电影于2012年正式上映。

自从本杰明一家在2006年买下这座动物园,他76岁的母亲埃米莉亚就常常在自家门前的草地上野餐,她坐在长椅上,把孔雀、猫都吸引了过来。米卢和艾拉随父母搬进了动物园,和矮山羊们一起度过他们的童年……动物园里“孔雀在野餐区悠闲地踱着步,一群狼在铁丝网后面的树丛中巡行,3只欧洲大熊从它们的林地围场里抬起头看着我们,3只美洲虎、两只美洲狮、一只猞猁、几只红鹤、浣熊和一只巴西貘……”

本杰明说:“我以为我将改变它们的生活,最后它们却拯救了我。”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第16期 佚名/文)

他和女孩分手,继续投入到无限的相亲中去。

他似乎也没别的业余爱好了。经常是快下班的时候,张徐阳独坐在办公室里发呆,下班后干点啥好呢?一个人吃饭总是孤单。“嘟嘟嘟,短信又来了:晚上有空吗,帮你介绍个女孩……于是乎,人家下了班打球、唱歌、游戏,他相亲——不知什么时候起,都变成一种生活方式。舍不得,也离不开。

久而久之,周围人都知道郑州出了个把相亲当饭吃的公务员哥。媒体相继报道,张徐阳红了。远在山西的父母担忧地问:“儿啊,怎么相那么多次都不成呀!”“哎呀,你们不懂,这是我和她们没有缘分。”他说。继续且走且相亲。

一次,终于出现了一个他觉得“各方面感觉都不错”的女孩,心想这回该定下来了,可突然间,他发现自己没了感觉。这样一种爱无能的状态,这种内心的孤单,是他想要的吗?

“我左思右想,我这个人做事谨慎又认真,约会过程中,因为我的错误导致的不成功,确实没有。”“我的心理很正常,我能够耐心地接受采访,说明我们都是社会中精神正常的一分子。”

看来,张徐阳的相亲之路,还很长。

(摘自《家人杂志》第5期 何语涵/文)

雷闯的方式

雷闯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做公益可以是个人的、欢乐的、容易的、可复制的、可持续的,甚至是可植入的。

长发,小胡子,中等个头,微微凸起的小肚腩,前面挎个包,后边还背个包,随身携带单反和上网本,神色淡定,常带笑容,身边总围着一群朋友,在谈话中不时传来这样的声音:“原来你就是那个雷闯!”

而“那个雷闯”,在一个月前刚刚干的一件事是向卫生部等53个中央部门申请公开部长(局长)2011年全年工资总额及各项具体金额。

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研究生雷闯在公益圈小有名气,被称为“闯哥”。浏览他之前的公益维权活动路径,关键词是“反乙肝歧视”。

作为一名乙肝病毒携带者,他从在各个城市征人吃饭到每天寄出一封信邀请总理吃饭;2011年11月11日“超级光棍节”,在上海南京路步行街,他当街举牌“乙肝病毒携带者求拥抱”;2011年2月,向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报多家公司招工时存在乙肝歧视,2010年12月,黄埔区广东省电力一局医院门前,他脸敷面膜,当街脱下裤子坐在马桶上,手举牌子“请不要将筛查乙肝规定当手纸”……2009年,他获得了当年“CCTV年度经济人物”提名奖,并被《检察日报》授予2009年度中国正义人物。

雷闯认为:做公益不需要苦大仇深,板着一张脸孔,做公益是一种生活方式。他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做公益可以是个人的、欢乐的、容易的、可复制的、可持续的,甚至是可植入的。在雷闯每一次“不理智”的后面,是理智的思考和判断。

跟政府部门打交道多了,雷闯渐渐摸到个中门道。“维权过程是一次博弈,不是要一拳把人家打死,而要讲求一种力量的平衡。”去年广州政府推一个1.5亿的光亮工程,雷闯和小燕子等一干朋友策划了一个“征集光头照亮广州”的行为艺术,希望拦下这个昂贵的光亮工程。“最初我们的诉求显得很对抗还有点悲情,结果活动阻力很大。”后来,他们换了策略,将目标转为向广州建委申请公开工程的可行性报告,并策划“征集大拇指撑广州建委”活动,最后的结果是,政府承认了在没有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情况下就开始公开招标。

更多时候,在跟政府打交道时雷闯会尽量按照目前现有的程序去做,希望通过走正常的渠道去完成。在他看来,帮助政府形成一种良好的习惯,让现有的程序能够走顺畅,更有价值。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第16期 黄金/文)

摆客:摆的不是商品,是生活

这是一群喜欢自我表现的人,每次出摊都会是一场演出,他们会精心准备自己的装饰,而商品是自己的道具。

吴明伟是北京一家IT公司的程序员,月收入6000多元的他,觉得离开沉闷的办公室之后应该过另一种生活。2011年6月的一天,他在天涯论坛里发现一个帖子广受关注,知道了生活中还有个“摆客一族”。在影响力较大的“地摊网”上,至今已有67756名会员加入……

摆客大多数是白领,并不靠摆摊谋生,而是希望用这种方式接触社会,并借此传播和表现自己。不久,吴明伟也正式成了一名“摆客”。华灯初上,玉河东路附近,一辆红色福克斯的“屁股”大开,后备箱里精致的秋冬女鞋吸引了不少年轻驻足。穿着耐克白T恤和Levi's牛仔裤的吴明伟在旁边微笑着介绍商品,细心解答女孩们各式各样的问题,这让他有种被需要的成就感。

在她的摊位上,卖得很好的叉子风铃,灵感竟然来自于那一次她在人民大学附近摆了一个地摊,城管来了,她卷起摊子就跑,由于跑得快而猛烈,口袋里的那些用刀叉改装的饰品相互碰撞发出悦耳的声音,风铃的创意由此而来。

关于未来,关萌有许多可以操作的计划,比如想拥有自己的网店,还想拥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室,当然,她还期待着将来能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

(摘自《当代青年》李蕊娟/文)

《幸福来欢唱》复赛本周启动

上周日,历时一个多月的由《文萃报》、《文萃周末》、湖南经视联手举办的大歌电视歌唱大赛《幸福来欢唱》海选圆满落幕。自开赛以来,《幸福来欢唱》的报名总人数逾万名,创造了湖南电视选秀大赛报名人数记录。经过层层筛选,共有200多位选手从“海选大军”中脱颖而出,进入到后面更为精彩激烈的复赛,第一场复赛将于6月2日中午1点开始进行,湖南经视将现场直播比赛盛况。

各路达人亮绝活

本周六的《幸福来欢唱》复赛将迎来海选中的佼佼者,经过此前热闹的海选直播,一些选手的面孔早已为观众们所熟悉,面对后面要求更严格、竞争更激烈的复赛,他们将亮出什么绝活来确保自己过关?

仅仅背着一把吉他来长沙参赛、并成为首位拿到海选通行证的下岗工人周永全,会否将自己年轻时尚的范儿进行到底;凭借丰富怪异的表情而窜红微博,被网友们昵称“表情帝”的章茂林,是否将执着演唱“甜妹子”杨钰莹的情歌;双腿残疾却歌声甜美的大学教授孔艺霏,继在海选中以一曲新民歌《兰花花》技惊四座后,还会给大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唱着原创歌曲的湖南农民工组合“华旭组合”,他们最终能否证明自己绝非另一个“旭日阳刚”……

在《幸福来欢唱》复赛的赛环节设置上,选手将被分为三人一组分别出场演唱各自的曲目,再由评委分别给予点评,待三位选手全部完成参赛歌曲,他们又将同时登台,由现场评委来宣布晋级、淘汰、待定名单。导演组介绍,为了缓解和紧张气氛,复赛还特设了“你进步了吗”环节,当找到它时,它已经完全是现代化的县城了。但是,我还是多少能想象出马帮、商人在里熙熙攘攘的景象。其实,地图本身就是一个宝藏,是沧海桑田的见证。

沧海桑田的见证

“从小时候能看懂地图上的文字和标记时起,我就对地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事翻译工作的黄杰说,“看着环环相套的等高线,猜想一座高山的风貌……这些奇妙的感觉是地图所带给我的。”也许和到处游走的工作性质有关,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黄杰都要收集当地的地图留作纪念。

或许有一天,你要安慰一个失恋的朋友,不必与他举杯消愁,而是和他一起吃“欢庆”味道的饼干——混合了香草、红糖、药属葵,以及南瓜饼香料的味道。

(摘自《文苑·经典美文》云无心/文)

新鲜

从小时候能看懂地图上的文字和标记时起,我就对地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事翻译工作的黄杰说,“看着环环相套的等高线,猜想一座高山的风貌……这些奇妙的感觉是地图所带给我的。”也许和到处游走的工作性质有关,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黄杰都要收集当地的地图留作纪念。

与黄杰有所不同,余灵是个行动派。在历史文化类媒体工作的她,经常带着一张老地图四处旅行。“我们拿着中国古代的疆域地图,再以新版地图为对照,去寻找那些已不太为人所知的地方。比如,闻名中外的茶马古道离北京最近的一个驿站是房山区的某个地方。当我找到它时,它已经完全是现代化的县城了。但是,我还是多少能想象出马帮、商人在里熙熙攘攘的景象。”其实,地图本身就是一个宝藏,是沧海桑田的见证。

(摘自《环球时报》1.11 小贝/文)

别人的电影节,我们的服装周

人的注意力是有取向的,总是更关注与自己有关的事物,无论奥斯卡还是戛纳,我们更留心华语电影的境遇,没想到,第65届戛纳电影节,华语电影延续了上一届的惨淡,只有娄烨《浮城谜事》和许秦豪《危险关系》分别入围“一种关注”和“导演双周”单元。关注取向的驱动下,我们只剩了红毯可看,华语影星走秀军团,由此占据全部视野,戛纳电影节,顺理成章沦为了戛纳时装周,而一众女星,也顺理成章成为车模之外的另一种“模”影模。

但车模至少还有车要卖,影模却是拎着酱油去的,我们记住的只是打酱油者的衣服,几届戛纳看下来,电影鉴赏力没有提高,潮流常识增加不少。

我也不知道华语影人为什么会对戛纳如此热心,戛纳电影节的片选时尚,恰恰和当下的华语电影方向背道而驰,入选电影,正是华语电影人像躲丧尸一样避之不及的“文艺片”。尽管,所谓文艺片,是有现实功用的,它负责研发新的电影语汇,融汇新的艺术成就,

将人类在心理学、哲学等各个领域的最新心得纳入电影表现范畴,商业片,则在文艺片完成了研发和演练,测试了观众的接受度之后,将这些成果套路化、并进行量产。但华语电影,早就没有了对“文艺”进行吸纳的兴趣,所以板滞,所以不前,却还对戛纳保持着奇怪的热衷。

当然要去,影星需要镀金,需要在红毯拍照片再传回来,电影公司需要卖片,戛纳像那种海外注册的公司,负责中转,负责给商品贴上棕榈叶,贴上另一种气氛。

别人的戛纳电影节,我们的戛纳服装周。许多东西到了我们这里都会变质,甚至,连我们出去参加的也没能例外。

(摘自《南方都市报》5.23)

当然要去,影星需要镀金,需要在红毯拍照片再传回来,电影公司需要卖片,戛纳像那种海外注册的公司,负责中转,负责给商品贴上棕榈叶,贴上另一种气氛。

别人的戛纳电影节,我们的戛纳服装周。许多东西到了我们这里都会变质,甚至,连我们出去参加的也没能例外。

(摘自《南方都市报》5.23)

城市的周末